

何 慧

何瓊崖散文三集



華夏出版社出版

何 慧

何 琮 崖 散 文 三 集

(京) 新登字 045 号

何 慧

何琼崖散文三集

★ ★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5.5印张 125千字

1992年12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80053—515—0/1·149

定价：5 元

目 录

一 何 慧	1
二 半个世纪长相思 一旦团聚铸诗文	7
三 珏如与严庄	14
四 一个温州女子——朱瑾如	18
五 清明时节	25
六 雁山流泉流	30
七 连云港的绿	33
八 风 景 谈	35
九 落花生是我	39
一〇 往 事	41
一一 花果山水帘洞的联想——《西游记》的玄奘与 《风月同天》的鉴真	43
一二 再献丹心于人民——访扬州专家门诊部	46
一三 迟来的爱情——女作家吴宗蕙外传	61
一四 还我女儿身	66
一五 书贩王复之	73
一六 作家上门卖书	81
一七 古稀拼搏的人	84
一八 文艺百花园中一朵奇葩	97

一九	作家与他的外甥女内侄女	99
二〇	女学生与老教授	106
二一	花的绒背心	114
二二	雪中送炭人	119
二三	飞来的喜鹊——《擒雕》的问世	122
二四	心谷与穷涯	126
二五	巴黎博物馆表	131
二六	女儿的心	135
二七	耿铁生甜甜的笑	139
二八	笑脸赢得人心暖——建行毓龙所储蓄员王士美	144
二九	三百五十元?	146
三〇	再说心愿	152
三一	锱铢必较的人	153
三二	从两封信谈起——三教授作家专家文学观	156
三三	情在诗外——漫话写小说要怎样?	162
三四	读《文坛流火六十载》	164
三五	阿堵物	167
三六	典妻与租夫	171
三七	短命长寿辩	174
三八	生意人	179
三九	作家与红娘	184
四〇	七绝何琼崖	186
四一	一个有个性的人——吴清鉴	189

一 何 慧

名闻国内外的山水峰峦岩洞寺庙的天然胜景雁荡山，南麓四十九盘岭东有座倚雁山临东海的村庄名为西门，西门村有座两层楼的广厦，是实业家何邦英的家宅。

家宅岩底砖墙高两丈，门基是雁山大石条铺成石级，石门槛，门楼顶上有书法家胡伯周写的石匠刻的五个大字：

“端屋耻圣明”，与平常人家的“紫气东来”，“昶日东升”、“福泽久长”、“宏运绵长”这样的俗气门匾不同。

这天，正是大暑傍晚，虽似火炎阳已落西山，晚风轻送，但溽热尚未消尽。石门槛上坐着一个十八九岁姑娘和一个十三四姑娘，十八九岁姑娘团脸长眉秀目端鼻，一看就有大户人家端庄美态，但她只穿着短裤，显然是随意坐在白石槛上乘凉。

她落落大方，与妹妹闲聊，旁若无人。

忽然有荷锄两个五十岁左右的人从屋门前左侧路上走过。两老农望见了这十八九岁穿短裤的姑娘，一个大声说“这么大的女子穿短裤坐在大门槛上，邦英这大女儿真不象样！”一个接口：“邦英一点不讲家规，宠坏女儿！”

高声的指摘钻进两个姑娘耳窝，小的元菊随即站起来，对贴身的大姑娘说：“二姐，回屋去！”

大姑娘端坐不动，不在意地说：“他们有嘴，随他们说去！”

老封建！穿短裤坐自家门口乘凉，干他们伯叔什么事！我偏不动，怎的？”

小的催大的，拉大的“二姐，他们堂伯叔是长辈，说我们，我们进屋去！”

大姑娘身子不动，说：“堂伯堂叔管他！长辈说话也要有个理，穿短裤坐在自家门口犯哪个法哪条家规？他们把自己老婆、女儿、媳妇管教管教好，无端来骂人，真老顽固！县城一辈子没去过，跳舞场里男人女人还手拉手身贴身跳舞，他们见了会晕倒，格格格格。”

这个大姑娘是实业家何邦英大女儿。长子名大姐，取吉利命长，不幸十九岁病故，长女一直称二姐。这何二姐乳名元凤，上小学初中，学名佩华，妹名佩秋。考进高级中学，她嫌自己名字风呀花呀俗气，自改为单名“慧”，她从此就用“何慧”，这雅致又好听的名字。

何慧性子倔，还有点任性，照她堂伯堂叔的口吻：野，泼，不懂规矩，溽暑再热，闺女怎好穿短裤，关在房里没人望见，坐在大门口不是显相吗？照他们说法，是败坏风俗。何慧却蔑视加傲视，压根儿不理睬这些长辈人。

可不要小觑这个何慧，她在中学里成绩名列前茅，女学生中她是夺魁。尤其是写的几笔字，象她人一样娟秀清丽，她写的作文给她好几位老师称赞。

她写的信函，收信人最爱读。她的亲娘大哥她大舅父胡伯周是乐清县名中医，又是写一手漂亮书法，又会写散文作诗填词，虹桥区杏庄村是乐清文人会萃的地方，胡伯周是其中佼佼者。伯周见了外甥女何慧的信赞道：“元凤，你的芳笺写得清丽可读！”

她五舅父胡颂平是中国大学高才生，后来做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到台湾后成了胡适的秘书，写了《胡适传》、《胡适的年谱》十本书，是才气横溢的文人。胡颂平一直称赞大甥女：“凤！你写的一笔好函牍！”

可惜何邦英算盘打出名——乐清第一，文化不高，文学更无缘，胡伯周胡颂平也不是作家，不写语体文学作品，没有想到开导培育何慧写文学作品。否则，何慧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女作家。

何慧秀外慧中，她长得青春年华，心里自然有把择婿的尺。她什么人也没有告诉，没告诉父母，没告诉比她少五岁的妹妹佩秋，更不会告诉大舅父，她只把尺藏在心坎里，或者说准备烂心里。她虽有反封建思想的萌芽，但没有胆量付之行动，连在上海读书、生活，舞也从未曾跳过，说她自己思想血液中有孔孟思想宋儒朱熹道学思想也不为过。

不过，她对爱情有向往，对婚姻有主张。

她有个姨表哥赵恕，长得一表人才，又读天文术数，后来年轻地出任温州市天文台台长。何慧心扉里可能有过“赵恕表兄”这个人影。但赵恕比何慧年长，他不曾了解这小表妹“小姑居处情思”，从未向表妹求爱求婚，何慧也从未向这个俊逸的表兄有任何示意。还有，赵恕潇洒固吸引少女，而风流随便却惹姑娘妒讳胆寒。何慧没有过初恋。对赵恕即令有一点儿好感，这种情愫未发芽就枯萎，死在心底深处。

何慧亲娘前，有个娘，这个娘嫁邦英不久就病故，何家子女都是亲娘胡雅琴所生，子女们听说有个前妈，是虹桥区瑶岙人姓朱，都称她为“瑶岙姆”。

“瑶舂姆”的兄弟朱德怀来何家做媒，对姐夫何邦英说：“我瑶舂村有个朱铎民，是甘肃省财政厅长，他只有个公子叫朱振威，人很不错，在上海市大厦大学念财经，与元凤可匹配，郎才女貌，元凤文墨也出色，正好。姐夫，我这媒人做定了！”

何邦英见前妻舅介绍这样一个乘龙快婿，也不征求老伴胡雅琴、长女何慧意见，就一口答允。

何慧听父亲说给她选了朱厅长公子振威大学生为夫婿，她没有喜，也没有愁。她心里怎么想，甜呀、美呀、憾呀、幸与不幸，这别人都不知道，她从不跟谁说过，这只能说她脑袋瓜里有封建礼教，婚姻大事，父母做不了主，女儿服从，别无他的。

她出嫁住上海朱厅长府第，生活自然比住雁荡山麓西门村山村实业家家好几倍，她的文笔连章太炎大学问家女婿朱铎民与章太炎女儿章展也承认不错。别的，没有什么。章展做太太，不到社会上做工作，何慧当少奶奶，自然也不到社会上做工作，好有一点儿“才”或“能力”也都消磨在家务生活中去了。何慧，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最最平凡的家庭妇女——由少奶奶逐渐成为家庭主妇，自立门户，与公婆分开，随丈夫朱振威工作调动而迁居。何慧与朱振威夫妇可以叫夫唱妇随，是一对好夫妻。有时何慧有点委屈感，朱振威夫权思想明显，他认为何慧不姓何，姓朱，在台北，如何慧没有个夫姓，连工作也没资格做，连选票和户口都不可能获得。这时，何慧就有“寄人篱下”与“当女奴隶”的感慨，夫妇间为件小事口角争吵也有，何慧当然败北次数多。但有一回，她听丈夫说：“三年不死老婆，晦气！”她生气了给丈夫蒸

熬鸡汁，她将鸡汁暗暗给子女喝，再冲下开水蒸熬，将二番鸡汤端给丈夫吃。不过，这样的事，平生只有一次。当时她怎样想，没有跟谁说，大概她想鸡汁难道只有丈夫有专利权吗？或许，她想丈夫身健体胖，何必还常蒸鸡汗喝呢？！……

她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之事，但她不是没有胆量。

上海解放了，不知怎的，朱振威接到通知留用人员（他是副行长级高级银行职员）回家，朱振威怕了，想起父亲朱铎民当过国民党甘肃省厅长，听人传说共产党会收拾象朱振威家庭出身与高级职员的人。他回家跟何慧商量：“我们在上海住下去，会有杀身之祸降临，还是设法走吧！”

何慧也听到谣言，问振威：“走到哪里去？”

振威说：“还有哪里好去，去那边！”

那边，指台湾。

何慧问：“没有轮船，怎么飞渡大海？”

租木船去舟山九死一生，还有如中途被解放军载住，后果不可设想。

何慧没有多想一家人的生死存亡，边收集细软，边拍电报给已参军的胞弟琼崖：“有急事，速与父来沪慧”，她不仅要逃自己、丈夫、子女的命，还怕胞弟死。

琼崖看不懂电报，就是看懂二姐何慧心意，他也百分之百不会逃台湾去，当然也不通知父亲。结果，琼崖成党员成名家成教授，对社会主义做出点贡献；邦英先生受仇人诬告而冤死，四十多年后才得平反。

何慧随夫率幼小子女，在上海骇风巨浪里沉浮数日几死，菩萨保佑，未船破人亡，她以为逃得一条命一家人命，其实根本不用逃亡！但在这错误举动与行与止的选择中，何

慧表现出一般家庭妇女没有或缺少的胆识！这是她性格的另一方面。

夫妇携子女到了台北，原以为丈夫仍可去中央银行任职，自己在家带子女，哪知到了台湾，丈夫就失业。一家七口嗷嗷待哺，怎么办？何慧让振威去找熟人，找工作，自己一边十分节省开支（带来两根金条），租屋要金条，变卖衣裳细软，后来何慧也去找工作。她一手毛笔字，她会写十分通畅的文字，这帮了忙，她找到了抄写字的工作，工资微薄比没有收入强，振威也找了会计师工作。贫苦生活总算过过来，顶过去。

子女逐渐长大，上中学上大学，去美国留学，一个又一个，何慧学会贫苦度日一切为培养子女，这当中艰辛可想而知。她成了贤妻良母，成了孙儿女外孙儿女尊敬爱戴的奶奶婆婆。

她四十岁就满头白发，现在已七十九岁。今年（92年）五月底从台北飞南京到扬州随夫携两女与大女婿来探视胞弟琼崖胞妹佩秋及弟妹子女等等，她模样象个雍容华贵的贵族夫人，举止言行也莫不贵族夫人派头风貌，但实际上她来往台北扬州旅资等费用是大女儿大女婿筹划的，她不富贵，那么她为什么被宾馆服务员、司机、三轮车工人、厨师、路人均误认为贵族夫人？这是一个谜，或者说这是她性格她形象的又一面。

她有心脏病，在扬州七日，发了两次，都昏厥过去，但她醒转抓住琼崖手说：“你不要怕，我不会死，弟弟！你要少写点，不要熬夜太迟，不要透支体力与精力，长寿是人身乐事。”

我笑，因为我才七十二岁，我虽然余年不多，但跟何慧一样不怕死，死了也不算短命鬼！

这就是何慧！何慧还听我这作家劝，在93年94年，她要写部书，我希望她虽白内障厉害，写字十分困难，但有志竟成，写成功，且继续下去，成了女作家——台湾女作家！

她的信写得长很有感情，也有文采，我也将何慧的两封长信寄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收藏在何琼崖专柜内，供当代人与后人看看与研究……。

二 半个世纪长相思 一旦团聚铸诗文

今天春节刚过，温州发来两个长电文，要我和小姐姐佩秋飞温州商酌如何接待我们大姐姐何慧大女儿朱珏和与她夫婿严庄从美国来南京探亲——大舅舅我与小姨妈秋姐。电报是从法国携妻女外孙女回温州度春节的我弟华侨作家何琼玮发来的。我当时正忙于创作长篇小说《美》，抽身不开，又考虑外孙女夫妇来探亲，是来扬州，何必去温州商议接待，又不是探春归贾府。但小姐姐她有病不能远行，一定要我去，同时代表她去；我只好勉强成行。

到了温州，原来我弟电邀我去，主要是要我与他合写一部长篇小说《中国美男子与法国美女》，我心里就有点不快。

在玮弟家，与台北的慧姐与姐夫朱振威通了电话，慧姐说：“你是琼梅（我乳名），声音宏亮，乡音一点未变，你

寄来的著作我都看了，你真替何家争气，姐喜欢……”忽然，远处传来哭声凄厉，“琼梅，姐想你啊！想你啊！哇哇哇哇。”我也流泪答：“姐，我也想你啊！想姐夫啊！我想你和姐夫来大陆相会，我们已四十多年没见面了，想得很啊，梦中都梦见团圆……”姐边哭边说：“我与振威都想回大陆，但他膀胱癌动手术，医生嘱他多静养，我心脏病常发，近来来不了大陆，阿大与丈夫代表我们从美国去扬州看你和菊妹（即佩秋）。谢谢你，何梅（琼玮乳名），唤你去温州商量，劳你坐二十小时长途汽车，怎么不从南京坐飞机啊！听说你很省俭，你也七十二岁，不要太省俭，要吃好的休息休息，书不要一天写十几个小时啊！我连看书，一个小时都看不了，白内障严重啊！”我说：“姐，我没事，不怕；你七十九，能过百岁，不要怕……”“琼梅，振威要跟你讲话”。接着，就传来姐夫有力的语声，不象癌症动手术的人……半个钟头通话，我心情沉重，外孙女夫妇固然好，但分别近半个世纪的姐弟郎舅仍不能见面，终归是扫兴惆怅的事，我跟姐姐姐夫说：“我明年争取飞台北去望你们……”。

温州回扬州，我近年在盐城电大职大任教，又赶回盐城，就埋头写两部长篇小说。深夜上床，想着台北的慧姐与振威姐夫，何日能团聚？她与他都是七十九岁的多病之躯，海峡何日筑成长桥，统一团结？……

住扬州的内子胡莹来快函：“阿大珏如夫妇27日抵扬，速归。”我便匆匆赶往扬州，但心中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姐姐郎舅不能相会，何日能解半个世纪的思想苦啊？！

二月二十七日中午，我正与胡莹，长子崇岳及孙女晓玥端上饭碗吃饭，门口轿车喇叭响，外甥徐世才（小姐次子）

与外孙女瑾如（我大姐留大陆的小女住温州）闯进门，说：

“大姨妈与大姨夫，大表姐大姨夫，还有三表姐都到扬州琼花宾馆，等大舅舅、表娘娘（指胡莹，我表妹）吃中饭哩！”

这真太使人感到意外，在温州台北通话时，慧、威都说身体不好，不能来大陆，现在怎么忽然间都来了？！

我也不容自己多思多猜，拨脚与胡莹崇岳跳到门口，钻进轿车。

琼花宾馆八楼807、808房间，我一眼见到一个雍容华贵的老夫人，她就是我分别近半个世纪的大姐何慧，如路上相逢，我不敢认，除母亲遗传我姐弟四人满头白发未变，变得太大了！姐夫振威，只瘦点，还是那老样子。

慧姐双手捏住我双手：“琼梅，你没多变，跟五舅父一模一样，五舅父是胡适之的主任秘书，给胡适之写《胡适之传》，他晓得你成大学问家，写书等身，他健在时多高兴啊，说下辈中只有琼梅有大出息，接我胡家（胡宅是乐清县闻名的书香门第）的班！琼梅，大姐为有你高兴光荣啊！忽然，她拍着我的手哇哇哇大声哭了……

我不知道所措，说：“姐，我有点儿成就与名声，最先要感谢你啊！”

“琼梅，你这话从何而来啊？”慧姐惊喜，大家也都愕然。

我说：“小学三年级，老师叫我们小学生写第一篇作文《一封信》，我写了四百字《给慧姐一封信》，老师后来在班上朗读，并评说：“全班只有何兴琼的作文写得象封信”。老师一句话，给我多少启发鼓励，我后来走上学文学当现代作家的路，与老师一句话有关，也是慧姐你让我走上作家文学家的路啊！那封信是我六十多年前处女作啊！”

“啊——！那倒是我指引文学家弟弟上路的呀！”慧姐含泪笑开颜。

振威姐夫过来拉住我手：“你除白头翁，不象过了七十岁的人！来，先吃饭去，我与你姐大家要住七天，长话有得时间谈！下餐厅吃饭！”

就这样，半个世纪长相思，忽然之间得团聚。原来，慧姐威兄想回大陆，怕一时发病来不了，先通报，来不了不是叫大陆的弟妹焦急忧愁，所以一直说不能来，要我去台北相聚。大女儿珏如大女婿严庄，也都是五十岁以上的、子女成人立业的人，她两最孝顺父母，从美国飞到台北，劝说与护送两老父母同机飞南京转扬州，四女朱瑾如与丈夫小儿子也赶来扬州迎接大姐大姐夫，她也想不到能与老迈父母与三姐聚首，一下子，朱家来扬州探亲竟多至七人！这是归国侨胞探亲情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典型事，我这作家为亲骨肉三代人在名花琼花为名的宾馆团聚十分欣慰，又觉这是篇好散文的典型题材，不能轻易放过！

同胞手足间可能有一种不能言传的性灵相通，大姐慧忽然手指威兄，然后指我、佩秋姐、崇岳等说道：“琮梅，你不晓得，我在台北四十多年，都受朱振威欺侮。”

姐夫打断慧姐的话，“我什么地方欺负你？”

“你还不欺侮我吗？姓何的只有我一人，你朱姓的，有公太爷，有你，我养的七个子女都要姓朱，一何八朱，我受气受压呀！……”

我听懂慧姐的话；我大姐夫朱振威父朱铎民，国民党甘肃省财政厅长，朱铎民亲家公丈人章太炎，中国大学问家大名人曾是一度当大革命家，朱家是有权有势又有大学问家丈

人的大户人家，而我何家，我祖父是山村中医郎中，我父是山村实业家，只在一区里有名望，怎能与朱家比，我母舅家虽是文人文官有点名望，但与张太炎先生又怎能比？我大姐是话中有话，她在台北朱家精神上受点压抑。今天来探何家弟弟的亲，何家妹妹的亲，姐自有特殊感触。

振威姐夫可不放过大姐，他傲然笑说：连你佩华（何慧原名），也姓朱，人们称呼，台北政府文件户籍都写得明明白白的：朱何佩华，可不许单写何佩华，否则连工作都无资格，户口都登不上。兴琮，你不信，问阿三璜如！”

我才知台湾还盛行孔孟之道，夫权最大，难怪聪明能干文墨超大学毕业生会计师朱振威的妻觉得在台北受委屈半世纪。

慧姐这时毫不示弱，她大声说：“振威，你数数，桌上有几个姓何的，几个姓朱的？”

结果是姓何的多一个（其实我多子女，如都来，那是压倒的多数。）

“你姓朱的败下阵吧？还有，朱家有大学问家作家吗？没有。何家？有，琮梅现在是国内外有了名声！你不承认吗？”

振威笑对我说：“你看，你大姐欺我，还是我欺她？兴琮，你年轻，还在追逐名气，我老了，名利二字早淡漠”。

慧姐马上说：“休听他的，酸葡萄主义者！我说琮梅，你是个大作家，何梅也是作家，你们有接班人吗？”

我笑指胡莹（内子，又是表妹），她也成了写古诗词的诗人。胡莹直摇头。我又指崇岳：“他是画家，去年海南岛选择他为91年桂冠诗人。第三代有四个女孩子文章也都上

全国报省报市报。”说到这里，我忽然望着何慧姐，说：“大姐，你六十年前，五舅父与铎民亲家公都说你文辞秀丽，你近期写给我的两封长信，同事看了都赞扬，我已寄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何琼崖文库档案永久保存……”

慧姐笑容满面：“琼梅，你快别说，笑掉人牙齿，我无地自容。”

我严正地说：“人家说我的小说胜过台北的琼瑶。大姐，琼瑶能当一名女作家，你何慧就不能当吗？你回台北后，坐下写，一天写两千字，一个月就六万，两个月就十二万，寄来，我给你润色润色改写改写，今年就出部长篇，你继续写，我保证你当女作家！”

席上，三代人欢然哗然，慧姐最兴奋，喜泪闪光。

威兄脸色不大自然，我感到了，便说：“威兄，抗战前期大学生，古典文学有基础，写古诗词，我给你推荐去发表，积数十首一百首，出个诗集！”

他直摇头摇手，但第二天就悄悄给我一首七律，“你修改！”后二天又给我一首道情诗。我都稍加修改，推荐给四川成都《晚霞诗选》，已选上。

我又对阿大珏如、严庄说：“我的长篇小说《乱世魔王》与《擒雕》。在国内畅销，影响较大，已译成英文，请你夫妇带美国去给书店看看，能出版最好。”

朱珏如说：“大舅舅的代表作，外甥女一定尽力，能在美国畅销，大舅舅成富翁，要大请客呀！”

“这阿大，还敲大舅舅竹杠！”慧姐插话。

大家又哗然大笑。

互送礼物，大姐送我派克金笔一支，金表一只，还有别